翁蒂微風大搖也

名物攷卷之八終

名物攷卷之九

應城張之厚銘卿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鄱陽江和

下雉華至禮

巴陵楊一鵬

雲杜潘逵

廣陵陳爰諏仝校

論語

鄉黨第十

上大夫 下大夫

儀禮疏上大夫卿也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是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則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闕一大夫

擯

禮記曰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疏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注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軛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竝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竝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已恐為他事而至故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

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
未擯傳與賓未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荅辭隨
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
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

趨

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疏堂中名時時然後動
堂上曰行謂平行也堂下曰步白虎通云人踐三尺法
天地人再舉足曰步備陰陽也門外曰趨鄭玄云行而
張拱曰趨中庭曰走走疾趨也大路曰奔奔大走也

釋名曰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

中門　閾

疏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謂
之門楔棖闑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
立也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
高二則不淨竝為不敬
馬鍾陽云中門謂棖闑之間考註疏門中有闑兩旁有
棖則似非左右門之中乃左右各有中也三註言閾門
左扉立於其中豈君之左右門不竝閑耶
爾雅云栒謂之閾棖謂之楔疏經傳諸註皆以閾為門

限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栻一名閾

位

禮記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爾雅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注云群臣之側位也門屏之間謂之宁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

周禮云司士正朝儀之位禮記曰立而無序則亂於位

家語曰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左傳曰朝有著國語曰恪位著以敬其官又曰位宁有官師之典則著所以著其位者也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也過位則下典禮曰下卿位是也人臣過此必加敬焉

息

物類相感志云鼻者肺之門通華盖之氣人或閉口候鼻之息一緩一急若直而急則陽時也若緩而散則陰時也候之法以子為陽以壬為陰寅陽卯陰依此例以率之則候正也

班倢伃賦每寤寐而察息兮師古曰察息言懼而喘息也　長楊賦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　敘傳吏民竦息　嚴延平傳豪彊脇息師古曰脇斂也　舊唐書丘愔劾李昭德膽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霄漢

圭

儀禮上介執圭如重授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法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注爭爭鬥之爭重失隊也而后猶然後也）疏授謂就東楹受玉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云下如送君還而后退者以上文次言之此下如送者止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故云下如送也君廻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非謂賓出大門也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及門正焉（注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疏亦謂方聘執圭入廟門及享發氣焉盈容（注發氣舍氣也）衆介北面蹌焉（注容舒揚貌）私覿愉愉焉（注容貌和敬）出如舒鴈（注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鶩也）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

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剡上象天圜地方也九寸上公之圭）問諸侯朱綠繅八寸（三采再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日朝於諸侯曰問）皆玄纁繫長尺絇組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四器圭璋璧琮）上介執圭如重授賓　賓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凡執玉無籍者襲（籍謂繅也）

說文曰圭瑞玉也上員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

禮書曰聘禮受命於朝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使者歸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於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受弊於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私幣不告聘遭喪不賄不禮玉不贈

又云大圭不瑑玉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釋玉藻曰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球美玉也釋玉人曰大圭或謂之珽杼殺也終葵椎也為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盖天子之笏其玉以球其不瑑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之珽其實一也終葵首六寸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是也典端曰搢大圭玉藻曰搢珽玉人曰天子服子荀子曰天子御珽然則搢之者服之也御者進之也天子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大夫士則

服之而已玉藻曰史進象笏諸侯之禮也

大明會典云皇帝圭長一尺二寸東宮圭長九寸五分親王圭長九寸二分五釐世子郡王圭長九寸

唐會要曰笏周制也周禮諸侯象大夫魚鬚士以竹晉宋以來謂之手板西魏以後五品以上通用象舊制三品以上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唐高祖詔五品以上象笏六品以下竹木笏

國朝文武官笏五品以上象牙六品以下用槐木

享禮

白帖云享以成禮是敦恭儉　享頻有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言務行禮　享以訓恭儉

私覿

吳志駱統曰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

禮記曰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甲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註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紺緅　紅紫

釋名云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

因學紀聞云孔註一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為縓禮練衣黃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為縓則緅不可謂近喪服集註謂緅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釋名曰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　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

禮書曰青赤玄黃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纁緅緇間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剋者相生為正色相剋為間色故甲己合而為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剋土故也丙辛合而為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剋金故也乙庚合而為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剋木故也丁壬合而為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剋火故也禮文緅或作爵說文緅為青赤色紺為深青色則紺黑於緅矣鄭賈之徒謂纁入黑則為紺紺入黑則為緅不可考也

餘冬序錄云五方之色南為赤四方之神南為朱鳥赤與朱一也在絲為緋九宮離曰紫紫蓋易傳大赤之謂赤之極深者唐宋品官制服用緋紫謂緋曰赤曰朱不曰紅紅非赤朱比也宋人記唐宋制用紫有禁所謂紫

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謂之黑紫以為妖服非品官服中色也論語紅紫不以為褻服注紅紫間色不正色也金大定十五年詔親王百官傔人所服紅紫改為黑紫彼夷服不足道也今人例以赤朱稱紅而於紫不復知有赤紫黑紫之別然則聖人所不取於褻服者而後世顧可用為朝會服耶蓋有辨矣

暑

荀爽傳云夏則火旺其火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

說文云月令土潤溽暑溽濕暑也

竹室記云方大暑火烘爆賁赤壤若墜於爐若燎於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墜而不自運　梅聖俞苦熱詩云大熱曝萬物萬物不可逃燥者欲出火液者欲流膏飛鳥厭其羽走獸厭其毛人亦畏絺綌況乃服冠袍

絺綌

詩綠衣四章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葛覃二章云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周禮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疏曰以其葛出於山故也月令孟夏天子初衣暑服注云絺綌

曲禮云為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

說苑云綿綿之蔓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綌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風俗通云細葛謂之𦬊翅

文選王子淵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合璧事類云絺綌皆葛綌粗而絺精他如麻苧蕉荃等物皆可為衣故禹貢篇謂卉服釋之者曰草服葛越斯之謂也

墨子云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緝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

李白云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冪青壇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採綴作絺綌

壯史袁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荅唯絺與綌服之無斁

禮書云諸侯羔裘以朝先儒皆以黑羔裘也

羔裘　麑裘　狐裘

埤雅曰大曰羊小曰羔羔性群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於朝故古者以為朝服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言日出有曜然後見其如膏且亦聽朝之時也

說文云鹿子曰麛又曰麑鹿一歲曰麂二歲曰麈三歲曰麈

禮書云鹿之為物善接其類而麛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聘禮曰麛裘皮弁然則皮弁素積而麛裘素色以裼之則絞衣素衣也袒而見裘曰裼揜而充裘曰襲素衣麑裘則麑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黃衣狐裘錦衣狐裘蓋亦若此古者所貴不過狐白裘而已後世有黑貂青鳳鸍鸍雉頭鶴氅之侈此不可與言禮也

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溫也古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輕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

禮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五經要義曰古者著裘於內而以繒衣覆之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為飾也

寢衣

孔註曰今之被也

合辟事類云被寢衣大被曰衾單被曰裯世之人或以錦綉或以布素或以楮皮為之

貉 狐 詳見上孟

聞一友人云楚蜀界中多貉俗名野馬其皮紋上下員方旁如魚鳥狀寢處其皮者立能解醒設有警急蓋輒毛竪乃知古人用以製裘不直取其溫厚也

埤雅云狐性好疑貈即貉性好睡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蠟祭息民以狐裘也素問曰其主狐貉變化不藏　字林曰貉似貍其營窟與貛皆為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俗云貛貉同穴而異處貛之出穴以貉為導詩曰一之日於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貍之皮為裘　困學紀聞云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儒以汶為魯之汶水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汶與岷同謂渡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狐貉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

佩

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註居中央以前觸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註故謂喪與災眚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又云君在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朝於君亦結左　又云齊則綪結佩鄭氏曰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蓋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　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三寸衡牙以蒼珠為

瑀　案禮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象言其有文理也環可循而無窮也　春秋傳曰改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而玉亦隨之以異也蓋玉之貴莫如白賤者莫如瓀玟山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瓀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瓀矣士佩瓀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瓀或作碝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脩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能決嫌疑即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能

楚辭王逸註曰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鐫能決疑者佩玦

左傳吳申叔儀曰佩玉蕝兮余無所繫之

毛詩疑字議云以為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

禮書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有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奇右陰而偶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

博物志云漢末喪亂絶無玉佩魏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於王繫

大明諸司職掌云皇帝冕冕佩玉長三尺三寸弁服白玉佩東宮親王世子郡王衮弁俱玉佩文武官朝服一品佩用玉二品用犀三品至九品用藥玉

帷裳

鄭康成云帷裳謂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要見春秋正義

白虎通云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

案爾雅云削殺其幅采衣之裳然喪服裳亦削幅其不削幅者帷裳而已

合璧事類云裳下餙以羅為表絹為裏其色天子諸侯朱大夫素士玄黃裳之雜色也凡七幅殊其前后前三幅后四幅綉四章藻粉米黼黻於其上裙即裳按釋名群也謂遲接群幅而為之

禮書案周禮云巾車王后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詩曰漸車帷裳鄭司農曰容謂檐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其上方蓋旁垂而下謂之襜故士昏禮婦車有裧雜記曰輤有裧鄭康成謂裧鼈甲邊緣也然容裧幃皆幃裳之異名也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人是日不樂

酉陽雜俎云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鳥獸之害

明衣

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明衣裳用布　又曰明衣不在筭　記曰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幕布帷幕之布屬幅不削幅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觳觳足跗也縓綼緆一染曰縓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緇純飾衣領袂曰純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

禮書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辟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裳之長也及足跗與無見膚者異矣

事物類考云三代以來襲有明衣唐改用生絹單衣今但新衣而已

酉陽雜俎曰明衣起於左伯桃

布

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　又曰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　又曰大祭以疏布為尚反女功之始　史記云義皇造布孔子作緇布冠　又云張騫

在大夏時見蜀桐華布　漢書太公以布為貨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　又云曳阿錫細布也如浮　潛夫論曰筒中女布　尤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注蕉葛升越皆草布也　唐書云貞觀時南蠻王獻朝霞布　地理志云高昌有草名曰白疊擷花可織為布

精

六書精蘊曰精粹字皆从米精者何也米之脫粟也色微黃赤人皆知其粗也糠去而白穀矣未也糳矣未也舂而近心矣色微若青此生意所函也粹者何也始而礱米殼也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𦬊米去翳也乃後瑩然玉粹　丹鉛總錄曰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淂米六斗為糲一石五斗為毇淂四斗為鑿得三斗為精精之字从米為義从青為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

膾

禮大傳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醯以柔之　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　內則云膾春用蔥秋用芥豚

春用韮秋用蓼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　西征賦華
魴躍鱗素鱮楊頰鬐饔人縷切鸞刀如飛應刃落俎霍
霏霏紅鮮紛其初載賓客聳而遲遲
七命曰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妻子之毫
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
七發曰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
隋唐嘉話煬帝曰金虀玉鱠東南佳味
楊畢膳夫錄膾莫先於鯽魚鯿魴鯛鱸次之鱭鮆黃竹
五種為下其他皆強為
酉陽雜俎云南孝廉善斫鱠縠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
響捷若合節奏

饐　餲　餒　敗　失飪

爾雅云飫謂之餘食饐謂之餲博者謂之爛米者謂之
糜肉謂之敗臭壞魚謂之餒肉爛　疏李巡云飫餘皆穢臭
也食飯也饐飯臭也一名餲飯搏相著者名糜李巡云
糲飯淖糜相著也飯中有腥米者名糜李巡曰米飯半
腥半熟名糜即論語云失飪不食肉臭壞曰敗魚肉爛
曰餒即論語云魚餒而肉敗不食是也一云飯饐臭者
說文云饐飯傷熱蒼頡篇云食臭敗也魚爛從內發故
云內爛是郭用公羊為說今本內作肉恐誤餒呼蓋反餘許穢切

饐意餲隘欗爛
糜栢餧奴罪切

釋常談云飲食過熟謂之失飪

方言曰徐揚之間曰飪

醬

內則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風俗通曰醬成於塩而醎於塩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白虎通云榆莢醬曰醆未

漢書云南越食唐蒙蒟醬蒟如桑椹取實為醬

嶺表錄異云交廣溪洞間酋長多收蟻卵淘漉令淨肉以為醬或曰其味酷似肉醬　案此即古之蚳醬也

宋書孝武作四時詩曰匏醬調秋菜

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謂帝曰神藥上有連珠之醬玉津金醬中有元靈之醬　晉文遺語云唐世風俗重葫蘆醬　祿山事跡云祿山進鹿尾醬

肉

說文曰肴雜肉也腌漬肉也膰宗廟熟肉也

釋文曰熟肉有骨曰殽大臠曰胾

穀梁曰脤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盖社肉也

爾雅曰肉曰脫之剝其皮也

楊雄方言曰朝鮮冽水之間凡臊肉及牛羊五臟謂之膞　禮記曰熬捶之去其羶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盬之乾而食之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典論曰凡宗廟二歲大祫每大牢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肉積於前數千斤名雜俎

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雋燕之髀迷蕩之腕旄象之白　桓譚新論云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不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

食酒

野客叢書云漢書載於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妄正與鄙見同不復辯矣所未辯者其註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觀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幷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何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安而漢書謂閩王餉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餉乎盖古人

通以餉為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不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幷言其一此古人省文之體不可不知也

沽酒

聽雨紀談云鄭康成訓沽為榷沽之沽朱子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註詩云無酒沽我毛氏註謂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榷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為是

詩正義曰毛以為言無酒明是率為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為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酤酒故亦云酤買也

前漢書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

樂府歌云市肉取肥酤酒取醇交觴接杯以致殷勤

脯

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脩縮也乾燥而縮也

說文曰脯乾肉也脩脯也搏薄脯搏之屋上也腕骨脯也朐脯脡也

周禮曰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事注乾肉大腊也小腊小者也有骨曰腊無骨曰薄曰膴胖之脯脯斥也捶而施薑桂曰腶脩膴胖皆謂夾脊肉也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盧諶祭法春祠用脯夏用鬺脯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脯曰尸祭

禮書曰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於醢腊常亞於魚

漢書云蜀氏以賣脯而連騎　論衡云儒者言太平時蓬脯於厨中　杜陽編云同昌公主上賜御饌有紅虬脯　雞跖集云武夷君食河祇脯乾魚　洛陽記云洛陽人家重陽則製迎凉脯

薑食

南史裴子野傳子野終身不食薑史臣論曰孔稱不撤裴乃不嘗

百川學海王荊公嘗問不撤薑食之義於劉貢甫貢甫善謔隨對曰案本草姜多食令人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方以道教人故勸民食姜以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鑿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又晦菴詠姜詩兩聯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去穢功神明看朝徹自註云本草載薑久食去臭氣通神

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

菜

爾雅曰菜謂之蔬

禮記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趨民務蓄菜

說原云蔬植二百六十葵為之長

莊子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顏回擇菜

韓愈文云野蔬拾新桑

豫章記云宋宇種菜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

苗此徒助子鼎俎

齊書王儉謂周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

葵紫蓼惠文太子問顒食而味最勝曰春初早韮秋末

晩菘　古今合璧云黃山谷曰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

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羹

儀禮曰羹定定熟也　又云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

周禮天官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大羹不致

五味鉶羹則加鹽菜　廣雅曰羹謂之湆　左傳云和

如羹鳥水火醯醢梅以烹魚肉　春秋佐助期云八月

雨夜苽菜生於洿下地作羹臛甚美　禮記曰羹食自

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士不貳羹胾子卯稷食菜羹

凡居人之右無還羹謂嫌疾也無絮羹謂調和也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　劉楨毛詩義問曰鉶羹有菜塩豉其中菜為其形象可食因以鉶為名　繆襲祭儀曰夏祠和羹芼以葵秋祠和羹芼以葱冬祠和羹芼以匪世說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未下塩豉耳　仇池筆記頴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曰谷董羹

瓜祭

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疏云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横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疐間下環是脫華處也祭時取上環祭之也食中者用上環將祭而食中也棄所操者操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　盧諶祭法曰夏祀秋祠皆用瓜

廣雅云地芝瓜也其子謂之瓤龍號虎掌羊骹兎頭桂支蜜筩䑓瓜貍頭白瓠無餘縑皆瓜屬也

大戴禮曰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也八月剥瓜蓄瓜時也　張載瓜賦曰或玄表丹裏呈素含紅豐膚外偉緑瓤內醲

劉禎瓜賦曰甘侔蜜房冷甚氷圭

崔氏月令曰種瓜用戊辰日

廣志云凡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有烏瓜魚瓜縑瓜之屬又有女臂瓜大如斛青燈瓜大如三斗又名魁瓜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溫良有春日瓜冬種春熟有秋草瓜秋種冬熟

瀛涯勝覽云蘇鞨國西瓜一牧用二人舉之　史記云邵平者故秦東陵侯也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東陵瓜又稱青門瓜從邵平始也

舊唐書崔沔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污罇杯飲則有玄酒之奠百川學海云祭物之先謂神農火食德侔造化後人追而敬之

說原云古人每飲食必祭先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之釋老食猶祭蓋古禮也而今人廢之何也

席

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釋也　說文曰筵竹席也　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之尺三寸無純

禮記云奉席如橋衡請席何嚮請衽何趾　又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不重　又云席間函丈　左傳云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越草

杖者

內則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夏官伊祁氏掌供王之齒杖齒杖謂賜老者杖供其杖函藏之既事受之

魏志文帝詔曰先生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杖端以鳩為餘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

儺

新唐書禮樂志云大儺之禮方相氏執戈揚楯倀子和白甲作食殃胇胃虎食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攪諸食咎伯奇食夢彊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一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

樂書曰三代而上有公厲族厲暴厲之祭至周始用方相氏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後漢季冬先臘大儺謂之逐疫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

鼓譟持炬送疫出端門投之水中壯齊因之以戲射魏
帝因之以閱武至唐季冬大儺及郡邑儺開元禮載之
詳矣蓋以晦日於紫宸殿前設宮架之樂前朝先閱儺
并樂是日大宴三府朝臣家皆上棚觀之百姓亦預焉
觀乳子有鄉人儺之說未嘗用樂也然則驅儺用宮架
之樂其後世之制歟　禮緯曰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
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瘧鬼魖鬼一居宮室區隅善驚
人小兒於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
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
以索室而驅疫也

張衡東京賦云卒歲大儺驅除群厲方相秉鉞巫覡操
茢　孔帖唐百官志云太卜署令一人丞二人卜正博
士各二人季冬帥侲子堂贈大儺天子六隊太子二隊
方相氏右執戈左執楯而導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惡鬼
儺者磔雄雞於宮門城門
唐禮志云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為侲
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為一隊六人為列執事十
二人赤幘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
面黃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執楯其人為唱帥假
面皮衣執棒鼓角隊別鼓吹令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

巫師二人以逐惡鬼於禁中

文苑英華孫頴儺賦命方相氏出儺百神丹首纏裳辮髮文身揵金鼓以騰躍執戈矛以逡巡驅疫鬼於四裔係皇家於萬人

建康實錄云京師每歲除日行儺令所謂逐除也結黨連群通夜達曉家至門到責其送迎孫興公嘗着假面戲為儺至桓宣武家溫覽其應對不凡推問之乃興公

天中記云儺亦呼為野雩戲俗訛儺為野胡野雩出柔書

藥

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草木之味典醫療疾令經方本艸素問之書咸出焉　醫畧云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一君二臣三佐五使

素問云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塞者用藥而少鐵石也　又云東方宜砭石西方宜毒藥北方宜灸焫南方宜微鍼中央宜導引按蹻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又云西壯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

新唐書孫思邈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不平

廐

左傳疏曰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

星經云天廐十星在壁北主天子馬坊廐苑之官也

事物紀原云廐馬舍也周禮校人掌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四馬為乘三乘為皁三皁為繫六繫為廐六廐成校此蓋名廐之始也按校人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然則閑廐之制自周始也

賜食

周禮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供之注好賜王所善而賜之

漢萬石君曰賜食於家如在上前

孔帖云推食之賜用勸勲勞置醴之恩以待賢彥

侍食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刀食卒食以樂徹於造

鄭註云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

儀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偏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注將食猶進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

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註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注食于尊者之前當親徹也

東首

喪大記云疾病外內皆歸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

白帖注云禮君子寢恒東首東首生氣

負版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注版戶籍圖地圖也

司書掌邦中之版上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

宮伯掌王宮士庶子凡在版者注版名籍也以版為之

今鄉戶籍謂之戶版

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數以聽會計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都鄙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祠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

白帖註云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而人之齒生而備體也

帝王世紀曰文景與民休息民衆大增至於孝平元始二年民户千三百一作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一作六十二口五十九百一十九萬一作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漢之極盛也

包孝肅公奏議云徧考諸史盡見歷代本末竊以三代雖盛其户口記籍莫得而詳　國史所起惟兩漢最備謹按前漢元始二年人户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及後漢光武兵革漸息之後户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二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此兩漢極盛之數也三國鼎峙干戈日尋版籍歲減當時纔百四十餘萬耳晉自武帝平吳之後編户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後南北幅裂户無常數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下至大業二年户八百九十萬七

千五百三十六及乎唐之初年人户不滿三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載已前寂為全盛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搆亂之後屠戮生靈幾盡乾元已後僅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間相距百餘歲纔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戰伐相繇日益耗散是時四分竊據之地逐處户口各有數十萬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户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自後取劒南平嶺表下江左闢湖湘所得户口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户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户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户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臣以為前代户口之目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聞蚩蚩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陶化是故　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閼之傷無庸調之苦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

矣

駒陰冗記云古今户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則登矣禹分九州時民户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周公相成王時民户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民口四千九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一春秋時民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元世祖混一之初户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三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永年口五千九百八四十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極盛也我

朝洪武之興當元亂殘毀之後户口尚耗至嘉靖中户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今制軍匠等户不分析民間口之入籍者十漏六七況自茲以往日丁盈成之運將來户口之登豈止漢唐宋元之所謂盛者而已哉

雷

論衡曰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雷

者火也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懼天怒也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為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也

洪範論曰雷於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此其常經也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

京房易傳曰五星占雲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衝之臣也君承用節度即雷以節暴人威福則雷電殺人

五行傳云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

河圖始開圖曰激陽為雷　河圖帝通紀云雷天之鼓　春秋元命苞云藏氷以時則雷出不震　爾雅云疾雷為霆蜺　大戴禮云雷震雉鳴雊鼓其翼也正月必雷人不必聞惟雉聞之

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宋均注曰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　穀梁傳云陰陽相感薄而為雷激而為霆　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

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　師曠占云春雷初起其音洛洛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楊雄云霹靂列缺吐火施鞭　酈炎對事或曰雷震動百里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為八其數三十二一陽動二陰從故曰百里　物理論云積風成雷起世經云有三因緣更相觸故雲聚空中有音聲出何者為三一雲中風界與地界相觸著故便有聲出二於雲中風界與彼水界相觸著故即便聲出三於雲中風界與彼火界相觸著故即便聲出所以者何譬如樹枝相楷即有火出此亦如是　法苑珠林云依經雷亦多種或有雷車鼓鬼神桴打手擊故俗云稱為天鼓於中亦有罪惡多者霹靂而死見受報也　玉樞經云雷部鬼神晝勞夕役動有撫楚大則考戮胥雲雕雷無有已時檄龍命鵰以息彼作　國史補云雷州春夏無日無雷至秋伏地中其狀如蛩人皆取食　南部新書云雷州之西有雷公廟百姓每年配納雷鼓車

風

禮記曰風萌也養物成功所以八風象八卦也　河圖通紀云風者天地之使也　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曰

風楊泉物理論曰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怒則飛沙楊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　呂氏春秋云飛廉風伯也亦曰風即　子華子云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風陰也而其發為陽　爾雅云暴風從上下曰頹從下上曰飈亦曰扶搖迴風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風而兩土曰霾　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　風俗通曰猛風曰颲列涼風曰瀏劉微風曰飈小風曰颼小風從孔來曰颭　歲時廣記云自初春至初夏其間二十四風始於梅花終於楝花謂之花信　乙巳占云發木折屋曰怒風揚沙轉石曰狂風四轉五復曰亂風卒起卒歇曰暴風獨鹿蓬勃曰勃風扶搖羊角曰飄風清涼溫和塵埃不動曰和風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有神曰折丹處東極以出入風　又云濮岳之山有獸曰山猬渾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水經注云屈縣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不止當其衝所略無生草蓋衆風之門也　黃帝風經云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　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風不搖條開甲破萌而已

升車

留青日札云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即步輦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必正立蓋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共深高九尺五寸故仲尼長九尺餘亦可立也列女傳立輜無輧是婦女亦立也

綏

禮記疏云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　禮書曰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有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之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曲禮少儀僕右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俯而立焉正立執綏所以備隊耳

雉

說文曰雉有十四種又曰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蔡邕月令以為雷在地中雉性堅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月令孟冬雉入水為蜃　春秋運斗樞云機星散為雉

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雉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雉長尾走且鳴曰鷸雉黃色自呼曰鳴雉似山雞而冠小曰鷩雉　埤雅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雞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脩不

過三丈　禽經云雉介鳥也　又云雀交不一雉交不再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　陸佃曰雉死耿介妬壟護彊善鬬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以一雉為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雊　劉禹錫明贄論云耿介而一志者雉也　呂氏春秋曰子路揜雉而復釋之　西京雜記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為茅障以自翳用觟矢以射之日連百數　晉書云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也開視之雉側有蛇蛻焉　潘安仁射雉賦云涉清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群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兮侈雄豔之姱姿巡丘陵以經畧兮畫墳衍而分畿

名物攷九卷終